

張天一

新加坡國際學校（香港）

二零一六年聖誕節，我是在西安度過的。我走在熙熙攘攘的回民街上，手裡拿著一個熱氣騰騰的肉夾饅，上面澆著火紅的辣子，夜已降臨，鐘樓上點起了深藍色與深紅色的霓虹燈，好似曾經的烽火一樣，在這條老街盡頭燃燒。

那裏離大雁塔並不很遠。在老街盡頭的空地上張望，依然依稀可見那座紅燈高掛的古塔。我還記得從那座塔塔頂上向四下張望的時候，這座古城白雪皚皚的樣子。當燈火被黑夜點燃之後，從塔上俯視，也許這座古城會更加美麗吧。曾經玄奘翻譯天竺的古經，遠望燈火通明的長安城，大概也是這樣吧。

雖不是春節，但是這座古城卻已經有了春節的樣子，惟一不見漫天煙花——傳說春節的鞭炮從這裡傳了出去，在西方成了那火槍火砲。

在坐車回去的時候，略為疲憊的我靠著窗戶，望著窗外這座古城的夜景。那裡的夜並沒有嫵媚的深藍色的星空，也沒有車水馬龍洋溢著霓虹色的街巷。從霧氣蒙蒙的車窗向外面望去，黑夜裡，幾盞泛著古銅色光芒的街燈稀疏地散落在每一條清冷的街道上，還未回家的行人穿著厚厚的絨衣三三兩兩地走著，街邊的餐館還沒打烊，幾個廚師正靠在外面的牆上三言兩語地聊著什麼。偶爾也會有煮紅薯的小販——大多是老人——在寒冷的街頭販賣著熱氣騰騰的紅薯，偶爾也會有行人在小攤前駐足，買上一顆剛剛煮出來的紅薯。像這樣的夜也許是北方最平常的夜吧。

就像那一顆顆的紅薯是北方最常見的紅薯一樣。

很多次都會看見老人獨自步履蹣跚地在賣東西，抑或是紅薯，抑或是石榴。這些曾經從遙不可及的新疆伊犁千辛萬苦傳來的作物，如今卻帶著時間的滄桑沈默了。隨著種子的傳播，他們的藤蔓蜿蜒在整個中華的北方。他們都靜靜地躺在老人竹子編的筐裡，一元錢一個地等待著被賣出去。一座座古城在戰火硝煙的洗禮中不復曾經的模樣，而只有他們還以最初的樣子，守護著這座古城的記憶，關於曾經西域的記憶，關於那條絲綢之路的記憶。與那些美麗壁畫唯一的不同，不過就是這些記憶早已被抹去稜角，也早已落入瑣碎的生活之中了。

做為一座老去的古都，西安將她見到的所有西方新鮮的物種都播種到了東方，也將所有東方我們熟悉的物種都播種到了西方。她也許深知自己會老去，便早早地將紅薯拋向秦嶺以北，也早早將石榴送至淮河以南。這樣最平常的恩賜，也許

是她最偉大的遺產，也許一樣，不會被重演。

在北方紛飛的大雪裏，我們看見大雁塔紅燈高照，惟一不見鴻雁。

歌舞昇平的戲院裡，一曲霓裳羽衣，一輪寒月升起。